

世界动物故事大王

猛狮爱尔莎

【奥地利】乔·亚当森著

杨哲三等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前 言

这本《猛狮爱尔莎》，不同于一般的动物故事，它不仅写动物，而且写人物。主要人物“我”并非是虚构的，而正是作者乔伊·亚当森。

乔伊·亚当森，于一九一一年，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父亲是个颇有名望的建筑工程师。她从小就喜爱动物，把假期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父亲的庄园里，专心致志地对野鹿、狐狸之类的动物进行驯化工作。一九三七年暑假，她到东非肯尼亚旅行。那辽阔无边的热带原始森林和出没其间的各种珍禽异兽，一下子把她吸引住了。于是，她决定留在肯尼亚，这一留就是四十三年。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在一个组织庞大的游猎远征队里，她与狩猎督察官乔治·亚当森相结识。由于性格、爱好、兴趣的相同，使他们引为知己，成为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

一九五六年一月，乔治被调到肯尼亚北部边境省任狩猎高级督察官。乔伊给他当助手。有一次，乔治为当地居民打死了一只吃人狮子，随后，又在附近发现三只小狮子。他便把这三只小狮带回营地，作为礼物送给乔伊。乔伊如获至

宝。夫妇俩把它们抚育起来，进行驯化实验。后来，把其中两只大的送往荷兰动物园。留下最小的一只雌狮，取名爱尔莎，继续对她进行驯化实验。

本书就是写他们夫妻俩对一只小雌狮，进行由野到驯，再由驯到野的科学实验的全过程。这本书一九六〇在伦敦出版后，引起了轰动。许多动物学家和好奇的读者，专程跑到肯尼亚去看望亚当森夫妇和爱尔莎。二十年来，这本书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畅销于全世界。美国把它拍成电影。在西欧、日本等国的电视中也曾播放过。日本出版界又把这本书作为现代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列为动物全集的首卷。

由于广大读者观众对爱尔莎命运的关注，一九六一年以后，乔伊又接连写了两本续集，叙述爱尔莎“出嫁”一年以后，她又带着三个小狮子回娘家来看望“外婆”，和留在外婆家抚养成长，后来又被送还大自然的过程。

《猛狮爱尔莎》内容真实，情节生动，把人和驯化狮子之间的感情描写得细腻动人。书中又为我们展现了非洲原始丛林丰富多采的自然画卷。读着这本书，我们如同亲身到那天然动物园中去作一次有趣的旅游。青少年朋友们更可以从这里开阔自己的眼界，吸取各种动、植物和地理方面的知识，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

正当我们将本书编辑出版之际，噩耗传来，作者乔伊·亚当森在肯尼亚东北部山地观察野生动物时，不幸遇害逝世。享年六十九岁。她的骨灰撒在她生前宿营地附近的草原上。我们和读者一起，寄以深切的悼念！

目 次

前 言	1
1 三只小狮子	1
2 爱尔莎和野兽们	21
3 爱尔莎在印度洋	39
4 到卢多尔夫湖去旅行	51
5 爱尔莎和野狮子	71
6 最初的尝试	85
7 第二次尝试	108
8 最后的尝试	135
后 记	155
尾 声	172

1 三只小狮子

我们在肯尼亚的北部边境省已经住了很久了。在这片宽阔而荒凉的土地上，到处覆盖着一丛丛干巴巴的荆棘，从肯尼亚山脚，一直蔓延到埃塞俄比亚的国境地带。文明对这里的影响还是很小，这里没有殖民者，那些当地居民都过着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单调而简陋的原始生活。很久以前到现在，这里就一直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本州有个叫作伊西奥洛的小镇，那里住着三十来个白人，政府委托他们治理这一地区。我的丈夫乔治是这块广阔土地上的狩猎督察官。我们的家就座落在这州的南部边境地区，离伊西奥洛镇不远。

乔治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他要执行政府制定的狩猎法，取缔偷猎者，还要保护当地居民的安全，使他们免遭猛兽的威胁。由于这种工作关系，他经常要离家远出，去搜寻各种珍禽异兽。只要情况允许，我总是随他一同去远征。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亲身感受那千百年来没有改变的荒野世界的生活。这里生活是如此艰苦，只有接受大自然的绝对支配。

我要讲的故事，就是以这样一次远征开始的。

某天，当地一个波兰族的汉子被吃人狮子咬死了。乔治得到的报告是，这只狮子就在附近的丘陵中，和它在一起的还有两只母狮子。现在，乔治的责任就是要去追踪这几只猛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前往远在伊西奥洛北边的波兰族居民部落去扎营的原因。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这天早上，我一个人留在帐篷里同帕蒂玩耍。帕蒂是一只我喂了六年半的岩狸。它是一种很像獾或豚鼠的动物。动物学家们认为它的骨骼和牙齿，与犀牛和大象非常相似，但实际上它的外形可并不那么庞大臃肿，看上去，它只不过像一只玲珑可爱的小狸猫。

帕蒂爬在我的肩上，用它那蓬松的软毛紧贴着我的脖子。它两眼安详地眺望远方，好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有这里最安全似的。帐篷外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在稀稀拉拉的杂草中，裸露着坚硬的花岗岩。太阳火辣辣的，把这片干燥得不能再干燥的土地晒得似乎要燃烧起来。可就在这样的地方，也仍然有动物生存。常常可以看到那些适应能力很强的羚羊属之类的动物，散落在原野上。

我和帕蒂正对着这荒凉的景色出神，突然听到一阵汽车的马达声，那一定是乔治提早赶回来了。我朝那边望过去，果然看见他的那辆吉普车从丛林中驶了出来。车刚在帐篷边停下，他就大声喊我：

“乔伊！你在哪儿？快出来呀。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礼物！”

我肩上驮着帕蒂跑到外面，乔治正把一张狮子皮从车上拉下来。他不等我问话，就回过头去指着后面的车厢。

车厢上，三只初生的小狮子正挣扎着挤成一团，都想把自己的头和脸藏起来，那样子看上去活像是几个带斑点的小绒球在蠢蠢蠕动。它们生下来才几天，眼睛上还覆盖着一层蓝色的薄膜。尽管连动都不大会动，但还是想爬开去。我把它们抱起来放在膝上，抚摸着。这时乔治非常沮丧地给我讲述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天还没有亮，乔治就和另一个狩猎督察官肯恩被人领到了那只吃人狮子藏身的地方。就在第一道曙光刚刚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一头母狮突然从岩石背后窜出来，扑向他们。本来，乔治他们是并不打算杀死这只母狮的，但是，因为它已经离得很近，而他们后面又没有安全的退路。乔治只得暗示肯恩开枪。肯恩一枪打中了这只母狮，它带着伤势逃得无影无踪。当他们追上去时，只见地上有一条鲜红斑斑的血迹，延续到山坡上去。他俩就一步步、小心谨慎地向上爬。不一会儿，来到了山背后一块巨大而平坦的岩石前。为了更好地向四下探望，乔治爬上了这块岩石，而肯恩则从这块岩石的侧面往前绕过去。

这时候，乔治看见肯恩举起了枪瞄着一块大岩石的下面。接着双筒猎枪里吐出了耀眼的火舌。岩石下一声巨吼，那只母狮冲出了弥漫的硝烟，直向肯恩扑过去。乔治端起了枪，但却不敢发射，因为这时他的枪口正好和肯恩在一条直线上。幸好在这当口，有一个搬运工，站在比较有利的地位

上，他开了一枪，使狮子又调转了方向。这样才使乔治乘机开枪打死了这只母狮。这是一只年轻的大母狮，它的乳房胀得鼓鼓的。看到这种样子，乔治才想到这只母狮刚才为什么会那么勇猛地扑人。肯定是为了小狮崽子了。乔治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但，现在已经晚了。

他立刻吩咐搬运工们搜索小狮子。不一会，他和肯恩听到从一条岩石缝里传出来微弱的声音。大家把手伸进岩缝，尽量向深处摸去。里面很深的地方传出了动物幼崽的哀鸣。大家的手都够不着，只好砍了一根顶头上有桎叉的树枝，在岩缝中慢慢地掏了一会儿，终于拖出了三只小狮子。这可都是刚出生不过两三天的小宝贝儿呀！搬运工们把它们三个抱上了汽车。其中两个一路上不停地大声喊叫，蹬腿蹬脚地表示反抗。可那个最小的却显得非常老实，好像满不在乎似的。



生下七个礼拜的小狮子

现在，我望着膝盖上这三只难侍候的小家伙，怎么能不感到心情激动呢！

以前，不论新来了什么动物，帕蒂总是要吃醋的。可这次不知什么缘故，它对这么几个小狮子却很有好感，不久就和它们睡在一个窝里，把它们看作好朋友了。从此以后，它们就形影不离，总是很好地在一起玩耍了。当时帕蒂已经六岁，是它们中间个子最大的一个。小狮子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活像三个中了魔的天鹅绒袋子，但帕蒂的样子却神气得多了。

为了让小狮子们学会喝牛奶，我整整费了两天时间。开始时无论喂什么它们都不吃，把不加糖的罐头牛奶用水冲淡后端到嘴边，它们就扭过头去，“嗯咯、嗯咯”地叫。好像婴儿们哭闹着“不要不要”的样子。

可它们一旦尝到了牛奶的味道，喝起来就没个完了。三个娃娃都一个劲儿地闹着要喝，我只好每隔两小时就为它们热一次牛奶。我最初用的是从收音机上拆下来的橡皮管子。虽然不方便，但在没有弄到婴儿哺乳用的奶瓶之前只好用它凑合了。我们不但立刻派人到离此五十英里，也就是最近的市场去买奶头，而且还买了罐头、牛奶以及鱼肝油、葡萄糖等等食物。同时，我们还给一百五十英里外的伊西奥洛行政官打了个“呼救”电，告诉他们，两周之内我们将带着三个“小公主”回来，请他们准备好舒适的木房接待。

三天以后，小狮子们就完全适应了周围的环境，成了帐篷中最受宠爱的客人了。当然，对它们三个来说，最亲密的

伙伴，莫过于帕蒂。它始终照顾着这三只飞快地成长的小狮子，是它们最诚恳的、自封的保姆。无论是小娃娃们咬它也好，使劲扯它也好，甚至骑到它身上淘气也好，它都不动肝火，使我很受感动。

三个小狮子都是雌的。虽然连路都还走不稳，却已经显出了它们彼此不同的个性。“老大”有些长者风度，对伙伴们也显得宽厚大方。老二是个小丑，它总是兴致勃勃的，喝牛奶时用前面的双爪拍着奶瓶，眯起眼睛，好像很幸福似的。我给它取个名叫拉斯蒂卡，意思是“快活的孩子”。

老三个子小而显得软弱，但干起事儿来却很利索。她到处走动察看。每当它们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时，前去侦察的，也常常是这个个子最小的老三。我决定给这小家伙取名叫爱尔莎。这本是我一位朋友的名字，不知为什么，这个小狮子的性格，总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她来。

狮子一般是一胎四仔，其中一只往往刚生下来不久就死掉了。剩下的三只中也常常有一只因体弱无法跟其他的兄弟姐妹竞争而夭折。因此，在丛林地区看到的狮子家庭，大都只带有两只小狮子。如此看来，爱尔莎如果继续在野外生活，是很可能会被淘汰的。

母狮通常用两年时间来照料孩子。在头一年里，孩子们的食物完全由母亲供给。到了第二年里，孩子们就要逐步学会自己捕食了。这时，母狮对孩子们要加以监视，对小狮子的越轨行动要严加惩罚。小狮子这时还没有捕杀的能力，不得不靠成年狮子们吃剩的食物来充饥。但吃剩下来的食物

往往是很少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幼狮总是十分饥饿的。它们在饿得无法忍受时，要嘛就是挤进正在大嚼食物的大狮子之间去抢来吃，那就往往有被咬死的可能；要嘛干脆离开大狮子，与别的小狮子们合成小群。由于它们还不太会捕杀猎物，这些离开了父母的孩子们，生活还是十分成问题的。它们常常不是遭受到更加严重的饥饿，便是在战斗中被别的猛兽杀掉。生活的道路上危机四伏，自然的法则残酷无情，这些将被称作兽中之王的小狮子，出生还不到两年，就踏上了艰险莫测的征途。

现在我们把话题再扯回到故事中来吧。帕蒂和三只小狮子几乎每天都把时间消磨在帐篷中我的床下。因为在它们看来，把那里作为游乐场，是最安全的了。同时，在它们的睡窝附近，这里也是唯一好玩的地方。这些小家伙，一开始就是在室内畜养的，因此对外面的砂地，都是小心翼翼地不敢碰的。在最初的几天里，它们也尿过几次床，但后来就很少了。如果偶尔不小心把床尿湿了，它们就会呜呜地叫几声，做个令人发笑的怪相来表示自己的厌恶。总而言之，它们都很清洁，身上不但没有任何臭味，还散发出一种蜜一样的芳香——也许是鱼肝油的味道？再有令人惊异的是，它们的舌头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等到渐渐长大之后，当它舔你的时候，即使是隔着厚厚的卡其衣服，也会使你感到撕撕拉拉的。

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了伊西奥洛。由于事先打了电报，这里已经为三位公主准备好了宫殿。随后，和我们有来

往的人们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它们。它们喜欢欧洲人，特别是小孩子。但它们不喜欢非洲人，唯一的例外是那个给我们看院子的黑人努鲁。他是个索马里族的小伙子。于是我们马上委任他为卫兵司令，请他照顾这些小狮子。努鲁对这一职位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不但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而且当这些小家伙在屋子周围玩厌之后，在树荫下睡午觉时，努鲁就可在它们身边坐下来休息，只要替它们注意一下，不要让蛇或狒狒之类来干扰就行了。

在最初的三个月里，我们给小狮子喂的食物，是无糖牛奶加鱼肝油、葡萄糖、骨粉以及少量的盐配成的饮料。开始是每两小时喂一次，紧接着改成三小时，后来又把这一间隔逐渐延长。

这时，它们那曾经覆盖着一层蓝色薄膜的眼睛已经完全睁开了，但还不能正确估量距离，常常把目标看错。为了



四个月的小狮

增强它们对距离的感觉，我教它们玩皮球。除了小皮球外，我还给了它们一根橡皮管，它们常用这根管子来拔河。其实不光是皮球和胶管，凡是柔软的、能打弯儿的东西，它们都感兴趣。在争夺橡皮管时，小家伙们常常是先一下子冲到对手面前，把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橡皮管上面，如果这个办法不行，它就干脆咬住管子的另一端，用尽气力往后拽。一旦抢到了，便趾高气扬地衔着战利品走来走去。过一会儿又忍不住把橡皮管捅到对方鼻子尖前，或故意在对方眼前晃几下。如果对方根本不理睬，它们还会把管子放在对方的鼻子下面，然后故意扭过头，假装在看别的地方。

这是小狮子们在任何游戏中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特点。它们互相之间总是蹑手蹑脚地接近，然后突然采取行动。甚至对我们也这样。它们懂得怎样正确地使用这种战术。这是它们从小就表现出来的一种本能。就是说，它们总是从对方的后方发动进攻，先是把自己隐蔽起来，蜷缩不动，然后慢慢地不出声响地接近对方，等到离对方很近时再将身子猛地往下一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扑过去，借着那股冲劲儿用全身的力量和体重，把对方压倒。每当我们成为它们袭击的目标时，我们总是蹲着装作并没有看见的样子，直到它们猛扑过来，我们才故意大吃一惊，好像真的吓了一跳。这种游戏比玩皮球更能逗它们开心。

帕蒂总是喜欢加入到小狮子们的游戏中来。狮子发育成长的速度是惊人的，转眼它们已经变得有帕蒂三倍那么大了。尽管这样，帕蒂还是愿意跟它们混在一起，只不过玩

的时候非常小心就是了。因为稍不留神，它就有可能被沉重的身体压在下面，撞得头晕目眩。令人佩服的是，帕蒂在平时仍能保持住自己的尊严和优势。当小狮子们得意忘形了，它就狠狠地瞪它们一眼，逗得它们步步后退，马上老实下来。帕蒂虽然个子小，可它牙齿锋利，动作敏捷，再加上它那天赋的勇敢——这就使它足以镇住这三个小狮子了。

帕蒂几乎是从一生下来就由我抚养长大的。现在它已经完全融化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家庭里不可缺少的一员了。晚上，它就睡在我的枕头旁，就好像是我的一条毛围脖一样。

帕蒂本是素食动物，真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对酒精这样着迷，而且喜欢烈性的酒。它总是千方百计找机会抱出酒瓶，拔掉软木塞，对着酒瓶大口大口地痛饮。这样疯狂地酗酒，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而且肯定会对帕蒂的健康不利。何况，如果放任不管，柜子里的威士忌、金酒之类也会被它一扫而空的。所以我们只好小心谨慎地把它们藏好，以防被这个酒鬼发现。

帕蒂没有尾巴。或者说有，但没有露在外面。沿着脊椎有一条腺，这可以从外面看出来；它全身的毛都是灰色的斑纹，而唯有沿着这条腺的毛却是白色的。这条腺会分泌出一种液体。当帕蒂高兴、愤怒或由于某种刺激而兴奋时，沿着这条腺的毛就会倒竖起来。随着小狮子们的不断长大，帕蒂的这条感情腺受到的刺激越来越多了。每当它们恶作剧时，帕蒂的背部都会由于生气而变得像刺猬一样。说实在的，幸

亏帕蒂能够以它那敏捷的动作，随时逃到窗台上、梯子或其他的高处去，否则这三个假小子会在高兴的时候把它们的帕蒂保姆当成皮球玩的。

在小狮子们来到之前，帕蒂是我们家的动物中最受宠爱的一个。但自从小狮子们到了我们家以后，客人们就不注意帕蒂了。这正是我们最担心的。为了使帕蒂不致于因为吃醋而讨厌小狮子，我们总是尽量设法讨好它。

小狮子们越来越觉察到自己力量的强大了。它们对于可能找到的任何东西，都要用它来试一试自己的威力。比如有一块铺在地上的防潮布，只要它们感到非把它拖走不可，那就不管它有多大，它们就会使出猫科动物那种典型动作，首先是用自己的身子把它压住，然后就用前面的利爪拚命向后拖，就好像它们长大后对待自己的捕获物一样。

小狮子们还有一个爱玩的游戏是“占山为王”。一个小狮子先跳到土豆袋上，将从下面爬上来的伙伴儿们推下“山”去。直到“山”顶上的这一个也被偷偷从背后爬上来的另一个赶跑为止。我注意到最后获胜的总是个子最小的爱尔莎。她常常乘两个姐姐正拚命地摔作一团时，悄悄地从后面爬上来，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山头。

我们院子里的那几棵香蕉树也成了这群假小子的玩具。不到几天功夫，树皮给削得精光，被撕碎的叶子像破布条似的挂在枝头。小狮子们喜欢爬树，而且不限于爬香蕉树。它们生性就爱好杂技运动，可偏偏有的时候爬得太高，上去了又下不来。我常常看见它们在很高的地方搂着树干

打哆嗦，每当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想法把它们弄下来。

每当天一亮，努鲁带它们三个出去时，一打开房门，这三个小子积蓄了一夜的劲儿便一下子爆发出来，一齐争先恐后地奔向外面，活像赛狗场上的起跑。有一次，它们竟突然一齐闯进在我们这里过夜的两位客人的帐篷，大闹一通。不到两分钟，我们就被那两位吓得魂不附体的客人的惊叫声闹醒了。他们拚命地抢救自己的东西，可是毫无办法。这一下，更刺激了三只狮子。它们嘴里叼着拖鞋、毛巾被，头上顶着蚊帐，高兴得横冲直撞。为了使它们得到一些教训，我们不得不使用了鞭子。

此外，对付这三个狮子还有一件费劲儿的事，就是每天哄它们睡觉。和世界上所有的淘气鬼们一样，这三个精力充沛的小家伙也总是想方设法逃离睡窝，好照它们自己的意愿无休止地玩耍下去。这使我们大伤脑筋。更何况它们要比我们跑得快两倍，而且在黑暗中它们的眼睛也比我们好使得多呢！所以，我们只好想些办法连哄带骗地把它们弄进睡窝。最有效的一种办法是在小口袋上拴上根绳子，慢慢地拉，小狮子们克制不住要追逐活动口袋的欲望，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到了睡窝里。

小狮子们在户外作各种游戏，那倒没有什么，可是它们对书籍以及沙发垫子也感起兴趣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为了保护我们的书籍和其他物品，只好不让它们进屋，因而在通向外面的走廊的入口处，安放了一个有肩膀高的铁丝网



小狮子在爬树玩耍